

母亲的菜地

■何金岚

作者单位:咸宁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每一年的母亲节都在农事繁忙的五月,年事已高的母亲还在劳作,哪晓得母亲节本应是个该歇一歇的日子。少了父亲的陪伴,母亲的日子更加冷清,村口的菜地就成了母亲全部的寄托。

从香城到老家仅仅一个小时的高速驱驰,我们像神兵天将一样出现在母亲劳作的菜地。

母亲的菜园就在村口路边,没有防盗的措施。只是围上一圈象征性的麻秸栅栏,防点淘气的鸡猫猪狗。人是不需要防的。路过的人,看着好,随手摘了去,母亲也不恼:菜种了就是吃的,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青蛙在水田里呱呱歌唱,蜜蜂在油菜丛中飞舞,豆角开着素颜的紫花,黄瓜开着明丽的黄花,青椒开着纯洁的白花……我不得不佩服母亲,她居然能把这么多的花蝴蝶招引到我们的眼前,这些粉蝶上下翻飞着,把狭小的菜园子当作舞台,把这温情的五月搅得精彩纷呈……

母亲节,因为儿女们的不期而至,母亲的眉头舒展,沧桑的脸上漾出发自内心的喜悦。父亲走后的这段日子,母亲的头上的白发又添了不少,也很少见到母亲这样开心。

帮母亲扯完豌豆苗,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我们姊妹几个回老屋歇着,我,执意留下来陪同母亲一起下玉米种。

我和母亲,一人一把锄头,面对面锄土,一会儿工夫就锄松了两厢菜地,从未干过农活的我,也磕磕巴巴锄了半厢。母亲用铁耙薅开杂草,刚刚还是长满青豆苗板结杂乱的菜地,在母亲的妙手下变得平整而有序,母亲佝偻着腰,左手提着竹篓,右手五个指尖聚成一个长窝形,抓起一小把玉米,轻轻撒下去,黄澄澄的玉米粒乖乖地贴在厚实的土壤里,踏实而恬静,错落有致,母亲蹲下臃肿的身躯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一把把土,轻轻撒在种子上面,最后小心翼翼用薄膜捂严实,四个角都用土压好,以免麻雀啄食遭遇不测,在整个育种流程中,母亲是那样娴熟而心无旁骛,仿佛在完成一次不同凡响的创作。

母亲的希望就埋在这泥土之下,母亲的全部爱恋也在这片菜园里,因为菜地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父亲的气息。这片土地,曾经承载着父亲和母亲50年的相携相守,父亲在去年的腊月,舍下母亲而去,这片土地就成了母亲寂寞坚守的家园……

菜园收获的日子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刻:这里有瓜果们鲜活的青春,每天都有花赏,每天都有果摘。狭长的青涩豆角,宋词一股抒情地低吟着,胖兜兜的黄瓜,绒绣青衣,仿佛唐诗中走来一位位丰腴华贵的侍女;秀眉一样的青椒,闲暇着迷醉的眼睛,似红楼中的晴雯,外灵内烈。

母亲喜欢逛菜园,虽然自家的园子比不了菜市的丰饶,但,看见自己的汗水有了结晶,母亲便喜出望外。菜篮子挎在母亲的臂弯,满篮子是母亲的喜悦。也许只有辛苦的劳作,可以让母亲暂时忘却对父亲的牵念;也许只有不断的耕耘,在循环往复的播种收获的四季中,母亲才能燃起生命的希冀……

伫立菜地,看着母亲劳作的身影。菜蔬和泥土的气息如水漫上来,把我的心绪清洗得格外宁静,就连腐败的气味,也令人感觉亲切。我弯腰抓起一把土,在手里轻轻揉捏着,掂量着。我很想数清楚,这把潮湿的泥土里面,有母亲多少粒汗珠。望着母亲被汗水浸湿的蓝布衫,耳畔响起母亲迟缓拖沓的脚步,我的眼睛发涩,以这样的方式陪母亲过节,不是我所希望的,但我分明看到了母亲眼里的快乐和满足。

五月的风,细碎地从心尖上拂过;五月的季节,走过了又一母亲节。

人世间有很多爱,但最伟大的却只有母爱。红尘中有太多的情,亦唯有母亲的情最深。在这康乃馨盛开的日子,道一句谢谢,不能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送一件礼物,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生命的给予,幸福的传递,唯有一生永铭记:妈妈,我爱你!

本期《花海泉潮》以“母亲”为主题,几位本地文学爱好者用笔记录一段段与母亲有关的故事和情感,以飨读者。



想念母亲

■张昆仑

作者单位:嘉鱼县财政局

您在江北 我在江南
我们的距离是车速
车轮年年滚过
留下生活空白无法耕耘
我的内心裸露成一片原野
奔走的是一阵阵思念

您额头上的坑坑洼洼,积满阳光
照在我成长的路上
走得越远,思念越长

您手上的山脉,像蜿蜒的小河
流不走您留下的童年教诲
每每回想起,哲理片片

生活的磨砺,凝聚成生命的感叹
从江北到江南
沿着记忆的车轮奔走
不知道东南西北

思念的灯塔开始点亮
家是个特别的地方,
小时候嫌弃
年纪大最爱
我把家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既不在心上
也不在心底

童年在家里长成传说
日子却像流水般地苍老
忘记的余温像醉汉般眷恋
童年的思绪在阳光下簌簌
如林中的小溪奏出思念的乐章
一瞬间我被俘虏

妈,一声呼唤
如杯中的酒 香满一桌
母亲的笑脸成了一种风景
藏在我珍藏的U盘里
像成熟饱满的果子
当我思念时好好美美一餐

背起母亲准备的返城行囊
一种爱融入情绪的雁阵里
思绪开始找不到北
从最初来到最后走还是在路上

送别不是一杯酒
倾诉不是一个电话
思念没有春夏秋冬
只要启动脚步
就不怕千山万水

母爱无尽延伸

今年母亲节与我的生日不谋而合。

我不知道轮回了多少年才有这样的巧合,带着某种昭示和宿命,让我的生日有了沧桑的暗喻。母亲和我,这个抻得长却扯不断的血缘关系,在这样雨夜,有有着秘而不宣的贴切,思绪绵绵不绝。天堂并不遥远,就在红尘的渡口,等待灵魂出窍的超度。拉开心门,把内心的纷乱抖落,一些久远的记忆随着密集的雨点,无声晕开……

幼年的我,对于生日的记忆,就是一枚圆圆的鸡蛋。家大口阔,物质贫乏的年代,庆生是件奢侈的事。没有蛋糕、没有香槟、没有祝福,没有人记起我的生日,我如草芥一般慢慢长大。唯有在生日这天得到一枚煮熟的鸡蛋,透着母亲的重视和慈爱,每年在同一时间——她的受难日,慎重地放到我手心。她温暖厚实的手摸着我的头顶,话语简单却饱含深情:蓉儿,易长易大! 易长易大是一个母亲最原始最本真最朴实的愿望。这句话,连同那枚鸡蛋,从我的童年一路芬芳到少年。

会说英语的母亲

女儿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告诉我:“爸爸,没想到奶奶年纪那么大还会说英语……”听女儿这样说,我鼻子一酸,猛然感觉到母亲真的不容易,出身富贵家族的母亲,命运不济坎坷一生。

舅舅为国捐躯牺牲后,外婆就将中学毕业的母亲许配给同村不同姓、家里穷得叮当响而又老实巴交的父亲,这样一来,父母就肩负着双重责任。

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刚柔相济性情耿直。老实巴交的父亲身材矮小没文化,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肩膀上。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每学期快开学那阵子,就是母亲心急如焚最揪心的日子。于是,母亲独自挑着一担大蒜,徒步几十公里到县城摆摊卖大蒜。记得,天还没有亮,母亲就挑着一

爱吸烟的母亲

母亲抽烟,由来已久。

早年的母亲,因为胃不好,加之家中贫寒,无钱治病,便用抽烟来缓解,时间长了,对烟便有了一些依赖,但那时的母亲,抽烟还是很有节制的,只有在胃痛时才抽上几根,其它时候,母亲不抽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母亲,身体一天天地衰老,烟却一天天地抽。一到冬天,满屋子的烟气常常让人感觉喘不过气来,而且还常常伴有令人窒息的咳嗽。令人头疼的是,因为吸烟,好几次母亲差点把床上的被子烧着了,好在及时发现。

我不知道母亲是何时染上烟瘾并大量吸烟的。自从我们兄弟几人相继离家外出打工之后,母亲就一个人在家生活,孤独的环境和老年的寂寞或许是母亲染上烟瘾的原因之一,也许或是母

母爱从未停歇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只有在母亲的鬓角的银丝又新添了几根,母亲眼角的鱼眼纹又多了几尾,母亲同样的话语又多重复了几遍,母亲先前矫健的步伐有了几分蹒跚与踉跄时,我们才会感知到岁月缓缓地淌过,母亲曾经年轻。

我们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的成熟,而母亲却一天天的苍老与衰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日日夜夜操劳忙碌的身影不曾停歇,两鬓白发如霜,依然坚强地为家庭操劳奔波,为我们遮风挡雨,也不愿意为我们增添

长大后,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去了外地工作,举目无亲的环境里,每年生日,只有母亲,在第一时间提醒我,一根举轻若重的电话线,把她的心思拉近,话不完的牵挂,唠不尽的担心,仿佛所有话语会融进电波,祝福即刻在我身上生效。

三十岁那年,母亲已年近七十。农历四月我生日那天,她带着其他儿女、孙女及外孙,转四趟车,风尘仆仆来咸宁给我庆生。当我将他们一行迎进家门,已是下午三点多,他们早已饥肠辘辘。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我责怪她不该兴师动众,她虽理直气壮:这是你在婆家过的第一个整生,等你四十岁生日,我把老骨头要是还在,一定再来。你们兄妹七个,都是我心头肉,每个人对我都很重要。以前是家里穷,经济不允许。现在条件好了,谁过生日,我都要带其他子女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住我的恩,而是趁着生日,大家一起集会更有意义。亲人之间要常来往,亲情关系稳固,大家庭才能和睦团结。以后我要是不在了,你们每个人的整生,其他兄妹都要去庆贺。都要把亲人

拒大蒜摸黑上路了,七个多小时赶到县城就日上三杆了,等卖完一担大蒜,也就过去了大半天。往返十五六个小时,母亲硬是舍不得花一分钱买点东西吃,饿了就在路边讨口水喝充饥。

不料,回来第二天,我们姐弟两个都上学去了,母亲却病倒在床上,高烧不退两天两夜。然而,高烧中的母亲仍然念念不忘地催促我们去上学……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鞋,都是心灵手巧的母亲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虽然看上去远远不能与裁缝师傅机器制作的衣服相比,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着母亲手工制作的衣鞋,感觉就是温暖。

由于家庭困难,弟弟超过了入学年龄没上学,新学期又开学了,妹妹又到了

亲之前落下的病根,习惯用烟来缓解……

为了帮助母亲戒烟,我们兄弟几人想了不少办法,比如给母亲买零食;带母亲外出旅游;帮母亲买戒烟灵等,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只有在我们兄弟几个都在家的时候,母亲才很少抽烟,而等到我们离开之后,母亲的烟便抽得更厉害了。

母亲抽烟,大多是那种劣质低档的廉价烟,味道十分呛人,好几次我看到母亲被呛得不停地咳嗽,不觉心中一阵酸楚。因为我知道,吸烟对身体是百害无一利。

看着日益憔悴且日益衰老的母亲,我们很不忍心母亲再抽烟了。平常我们给母亲的零花钱,大多被母亲用在了买烟上。现在我们几乎不敢再给母亲

一点点的负累……

曾记得,漆黑的夜幕下您拿着电筒挑水浇菜;曾记得,38度高温烈日下您还在山上为树苗打药锄草;曾记得,半夜醒来,您还在为我们缝制儿童节的新裙;曾记得,为做新房,您洗石灰一夜到天亮,第二天照样上班、料理家务;曾记得,大雨淋漓,您在菜地里抢收瓜果;曾记得,您送儿女出外求学时,伫立在路旁孤单羸弱的身影;曾记得,我们生活不如意,你殷殷关怀的声讨……

■成丽 作者地址:咸安区怀德路22号

看重点,看重他人,就是看重自己。

母亲的话,说得轻,却落得重。她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诠释一个母亲对家的理解和厚望,给子孙传递朴实和谐的家风。

这些年,我牢牢地记住了家人的生日。早已做了母亲的我,理解了“母亲”两个字的分量。一年又一年,当父母的生日来临,无论多忙,我都一定赶回家。只是为了感受一大家人围在一起的温馨,看母亲如释重负的笑。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此刻,当我的生日来临,我多么想再看到我的父母,哪怕他们满头白发,哪怕他们步履蹒跚,哪怕靠一根电话线能唠上两句话,听听他们的声音。然而,时光再也不会回流。

我的生日成了我的痛,而母亲,是我永远也无法释怀的记念。

值得欣慰的是,十二岁的儿用他攒的零花钱买了两根尼龙绳,亲手编织两条手链,一红一绿,这是他送给我的生日和母亲节礼物。母亲,您的习惯和思想已潜移默化到第三代,您在天堂,开心吗?

■石熙付 作者单位:崇阳县城关中学

入学年龄。怎么办? 母亲懂得不读书就吃亏的道理。这时候,一些好心人偷偷告诉母亲,建议母亲领养生产队的耕牛,这样一来,母亲就可以隔三差五偷偷摸摸地跑到煤矿挑煤,为我们去挣学费。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明目张胆搞副业挣钱是犯大忌的。于是,早上,趁天还没有亮时,母亲就起床赶到煤矿山上,用瘦弱的肩膀挑起我们的希望。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北风呼啸,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如今兄弟姐妹都成家立业了,可在母亲的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这是一种无限幸福的感觉。儿女就像父母手中风筝,飞得再高,都飞不出父母的视线,一旦断了线,风筝就会迷失方向……

■孟庆忠 作者地址:咸宁温泉桂花西路

零花钱了。

即使这样,母亲依然喜欢一次性把烟买来,放在一个专用抽屉里,而且是一买好几条。

为了控制母亲吸烟,我们兄弟几人决定把母亲的烟偷出来,让母亲减少抽烟量。开始是几只几支地偷,后来是几盒几盒地拿,然而时间长了,慢慢地母亲发现了有些异常,不再让我们接近抽屉,并找来一把锁把抽屉锁锁了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偷也无法偷到了,只得作罢。

如今,母亲依然抽着那劣质的香烟,依然每天徘徊在老家的门前。或许只有那袅袅漂浮的烟,才知道她心中的痛楚。其实,儿女何尝不知,母亲吸着烟的时候,定会想念我们……

我们爱您,我吸烟的母亲,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

■洪琼芳 作者单位:咸安区运管所

从我记事时起,就从没见过您好好的休息一下,即便是坐着说话聊家常,您的手上总也不会闲着。您总说:上班就是休息。您是会计,可以坐着做事的,于是您宽慰我们说工作很轻松,实际上不用太多体力的脑力劳动同样也并不轻松。

我最亲爱的妈妈,您对我的爱从未停歇。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生命的源泉与动力。作为女儿的我,最想对妈妈说:您多休息一下吧! 您的健康才是我最大的安慰与快乐!